

舊書新果・刹那懷想

危城下的文學

最近讀到兩本很有意思的新書，一本是《走進社區覓舊情》，另一本是《危城——新香港啓示錄》。前者收錄衆多中學生到油尖旺社區採訪研究的報告，以非賣品形式在書店免費派發。《危城》則由傳媒工作者撰寫，分析香港目前種種危機的來龍去脈，除了政經角度，該書特別開闢一章，專論文化問題，作者對港人嗜讀流行小說的現象大惑不解，認為香港今日的衰退，文化不振是非常實在，又長期受忽略的原因。

有關香港文化，一直以來都有不少討論，但把小說連繫到經濟衰退的論點不多見。小說當然不單作為一種休閒讀物，梁啟超早就把小說稱為「國民之魂」，又撰〈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〉，指出小說的傳播實也連繫到國運，簡單地說就是文化觀念影響國民質素，長遠地左右一國興衰。《危城》對香港文化的擔憂並非烏有，可惜論證過程略見空疏，又似未知長年以來相關問題的討論，行文往往從零開始，其中有關港台《獅子山下》，作者如果再冷靜觀看，未必會作出這樣苛刻的批評。

多年來，香港文學作家一直在建制和商業的夾縫中創作，外界反應時明時晦，始終難以累積力量。一地經濟容有起伏，但文學與文化作為內在精神力量，為外力無法剝奪。際此經濟衰退期，《危城》的作者在香港文化中看不出正面力量，更對市民手上的小說引以為憂，這現象對關心香港文學的人來說，難免感到困擾。

讀到《走進社區覓舊情》，一衆學生同樣從零開始，重新觀察香港文化，或許能提供另一種思考。地區舊情部分仍在現實中保留，該書或正或負，已有所記錄；部分在眼前消失，卻以別種方式流傳。該書採訪行動本身實已作為一種媒介，而另一方式則可見諸文學作品，如黃蒙田〈吉卜賽女郎畫像〉有戰前彌敦道煤氣燈和橫街咖啡店的描述，又如舒巷城筆下記錄了仍帶有漁港風味的香港仔和西灣河，劉以鬯《對倒》則變奏七〇年代都市化當中的旺角彌敦道。文字有情，採訪社區，和研讀香港文學一樣可培養年輕人對社區的歸屬感。《對倒》近年多次再版，且啓發了王家衛拍攝《花樣年華》，不少年輕讀者是因為《花樣年華》而再讀《對倒》，其間實有一段漫長的故事。從七二年《星島晚報》初連載、七五年《四季》雜誌節縮發表，到八七年由港台改編為電視劇、九三年內地出版簡體字本，至二千年的《花樣年華》，再有香港新版《對倒》以及多重的再讀與演化，儘管有論者認為《花樣年華》稍遜於《對倒》，但至少讓我們相信，香港的命脈，猶如她的文化，是有可能這樣婉轉流注，生生不息。

（陳智德，本地詩人）

